

石 蜜

李 林

时值深秋,高山一种不知名的小灌木开满了蚕豆大小的黄色小花,它们常常十数朵簇生一团,缀满枝头,当地老人称它为爆木花。折一小枝凑到鼻下一嗅,有股淡淡的馨香。有经验的养蜂人都知道,花蜜中最珍贵的当属爆木花蜜了。不过采集这种爆木花的,多为野蜂。

家门对面,趟过那条齐膝深的小河,临岸的马鞍山上一条高约二十丈的石崖上,多的是这种野生的爆木花。危崖陡峭且又临水,所以极少有人攀越。崖壁光滑,中一溶洞,从远处看,只是黛青色的崖面中间多了一抹暗灰。周末无事,我总喜欢扛把小锄,满山满岭翻找个石蒜、野兰花、老火棘树桩之类的作盆栽。石崖下就有一棵数十年的火棘树,我先用厚背柴刀清开树周的荆棘藤蔓。山上的早晨还算清凉,我一顿猛斫猛砍,但是还止不住汗流浹背。我随意甩脱上衣,山风清新,中间还夹着一丝甜香,沁人心脾。我吸了吸鼻子“啊,甜香!”我循着气味仔细搜寻,近

身的石壁上,一条不规则的深色痕迹从上方的溶洞口倒挂而下,乍一看还以为是条细细的水渍。我攀到近处的石崖上,用手指沾上一点湿渍,轻轻地放在舌尖上,清甜中自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浓,但在空气中经久不绝。野蜂蜜性味甘平,归肺、脾、胃、大肠经,具有补益,和中缓急,润肺,润肠,解毒等功效。

父亲找来绳梯,还把干燥的桅菊跟新鲜的柏树枝叶绑在长竹竿的顶端。我们先在崖顶上固定绳梯,再小心翼翼地靠近崖壁上的溶洞。甜香愈加浓烈,洞口间或有数只体色暗黑的野蜂进出,“嗡嗡嗡嗡”的声音不绝于耳,它们腰肢纤细娉婷袅娜,体长可达普通蜜蜂的两倍。因为溶洞生在陡峭的石壁上,所以洞内很是干燥。幽黑的洞顶上,一个直径一米多的雪白蜂巢上,一团黑蜂蠕蠕而动,晶莹黄亮的蜂蜜泛着光缓缓欲流,透亮处已有丝丝缕缕牵连不绝,靠着崖壁一方已是光亮的黝黑……

父亲点燃了桅菊跟柏树枝叶,本就不

深的溶洞顷刻间弥漫了浓浓的白烟,密密麻麻的野蜂盘旋不到数分钟便作鸟兽散。父亲先用尖刀割下团箕大的白色蜂巢,当蜂巢剥离时,我那托着蜂巢的双手猛地一沉,好家伙,得有六七十斤吧。用手电粗略一照,崖顶有岩石伸出的地方,一层钙化的石蜜足足有半尺厚。因为溶洞内干燥通风,这些野生蜂蜜经历了十数年岁月的沉淀,已钙化成固体状的石蜜或半固体状的蜜胶。这些个头巨大的野蜂因为无人管理,深山密林中的金银花、野菊花、黄连花、野山红及悬崖上丛生的爆木花,便成了野蜂采集的对象。野生蜂蜜纯度极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蛋白质、维生素、酶和生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核酸、黄酮等百多种营养成分,是浓缩的天然药库。对心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可治疗咳嗽、失眠、消化不良,同时还可以护肤养颜和延年益寿。

石蜜取到溶洞深处,父亲忙罢手制止,父亲说,给野蜂留着口粮,它们还会回来的,因为辛勤的蜂儿没有时间悲哀。它们在酿蜜,也是在酿造生活。小时读过的子曰诗云又在脑海浮现,“不论平地与山岗,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野蜂也有逐花而居的习性。它们追逐花开,它们放牧春天。它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在逶迤连绵的青山绿水间随风而行,它们用执着和辛劳酿造生活。

渡 秋

方 竹

有人说某一项事物,能够渡人又渡己。

所以我用渡秋,渡时间的秋。

因为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一天是一个恍惚,一个哈欠,甚至一年也是一个恍惚,一个哈欠。

猛然回头,发现自己也老了!有了眼袋,有了皱纹,有了白发,那些所有衰老的标签,也会随着岁月,随着时间,悄悄地在给自己做抹不去的印记!

想起小时候,总是千方百计盼望着自己能够长大,总以为长大了,一切就好了!生活就好了,一切也就容易了!有什么困难,也会有办法去争取去克服。

等自己真正长大后,才发现自己的时间里,从来没有过真真正正的惬意与放松。也许,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正惬意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到的每一个事物,都需要一份相应的坚持与努力。

每一份成功都来之不易,每一次小小的努力,还不一定换来成功!或许,积累数万次的失败,才可以得到一次幸福的拥有。

长大意味着承担,理想需要承担,工作需要承担,家庭需要承担。

同时意味着更多的时候,自己必须独自等待,独自面对,单枪匹马,勇敢面对生活的兵荒马乱,风霜雪雨,阴差阳错。

等自己长大了,才知道,小时候,才是一生最好的时光,无忧无虑,天真快乐!

可是,时间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秋了!

时间的秋,已经渡成了生命的回忆,浅浅的,轻轻的,拉出来就可以看到从前的自己,年少的自己,天真烂漫的自己。而那只是满满的一场梦一场回忆!

长大了,需要在时间里,一定记得设置闹铃,提醒自己会在时间内醒来。一旦闹铃没响,就会导致上班迟到,孩子上学迟到!

长大了,要在心里,要设置储蓄,储蓄亲情,储蓄爱情,储蓄责任,储蓄自己偶尔的闲情雅致!好好经营,好好维持,能够一直到老!

时间的沙漏,一直在漏,下面却是无底洞,找不到一件可以盛装的容器!

就因为没有,所以我想渡秋,渡秋的时光荏苒,渡秋的缥缈如烟。

一切就好像王朔《一声叹息》里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

所以用我渡秋,我渡时光如烟,我渡往事如烟,渡人情世故,渡世态炎凉!洗净铅华,归于平淡,皈依平静,心,在最高处!

路过邵阳

李子

(组诗)



六岭春色

放眼青黛,一亭钟声
满石阶的城南战事
英雄的前尘和热血
带彩的翎羽,镶满六岭
穿透经年的宝庆
漫山的烟雨
氤氲了春天的征途

双江秋月

我羡慕秋月
从砥柱吼升起来又在砥柱
吼落下去
怀抱里的双江水
波光粼粼
有悠扬的琴声和伊伊呀呀
的唱腔
渗过水府庙青黛色的檐角
袅袅娜娜而临
让我一次次看见宝庆
水彩一样经久不息的梦呓
跌落尘世的高庙潭
蘸满月色,湿了又湿

白云推隐

首先看到的是云,白色的
石头
然后是束髻的树冠,拱着手
谁在关龙亭拈棋对奕?
谁在执笔巨著经卷?
参禅的宝鉴、归隐的披袈客
飘逸而下的四柱清泉
也想幻化成白云岩
或者她怀里的那只鸟
鸣唱的声音沿壁攀援而上
完成轻吟,转身为佛禅
或者云雾里砍柴的樵夫
挑着日月,风里雨里

龙桥铁犀

横跨邵水,龙桥
连接红旗路和东风路
渡人,渡己,渡流水
龙盘虎踞的铁犀
周身缀满唐宋的影子
一路踉跄,走得艰辛
镇得住肆虐的洪水
镇不住时光和流年
遗落的兄弟何处沉
浮?
我还在桥头
如织的人流里苦苦
寻觅